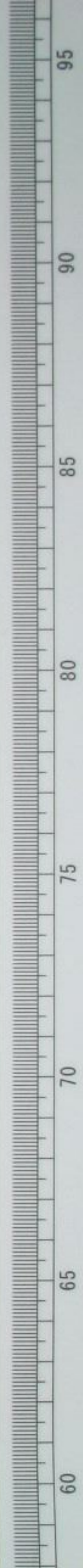




牧民新書八

73
5106
8

廿十三



3
5/06
12-8

牧民心書卷之二十五



泐水 丁鏞 著

興學二

季秋行養老之禮教以老孟冬行鄉飲之禮教以長仲春行饗孤之禮教以恤孤

養老之禮已見上編愛民第一條

鄉禮者京禮也古者王城分為九區狀如井田中為王宮面朝後市左右六鄉兩相嚮鄉者嚮也五黨為州五州為嚮如我邦王城之內東諸里以為一坊東諸坊以為一部六鄉如五部鄉飲酒者京飲酒也鄉射禮者京



射禮也今人未詳古制以鄉為野所謂鄉飲禮鄉射禮
獨令郡縣行之而京師闕焉亦一節也然今之郡縣
亦古之侯國今之守令其位如古鄉大夫州長守令自
為主人以行此禮參古酌今未為失也鄭玄謂周法正
月行之漢法孟冬行之吾東掌故皆用漢法今姑依之
○古禮太繁我 正宗大王御定鄉禮合編頒于郡縣
其儀尚緝至若五禮儀所著其文太簡不成模樣今參
酌出儀注如左
鄉飲之禮收為主人擇處士賢者以為賓見禮學宮掌
議以為供輔主人者冊房有佳士亦可為之處士賢者以為介齒德亞

戎音色掌二人訓長一人西齋立之為三贊贊者佐處士
賢者立之為三賓齒德亞禮丞一人立之為樂正即鄉
所端士一人立之為司正以察威儀群丞群吏徒者
二十七人三九眾賓弟子徒者二十七人亦題於○古
禮眾賓無定數今人不嫻禮儀若員數無定雜人攔入
叫呶爭劇必敗乃事數不可不定也負額既定設限於
學宮設網從索令軍官數人把守紅門嚴禁雜人乃可以
行禮也古禮八十九十者亦與飲今擬七十以下乃可
迨請其筋力康健欲自來規者亦許之○招善歌者善
瑟者投鹿鳴三篇周南三篇召南三篇先期誦習今歌

瑟相和其拜務在和緩禁其激烈

前期三日主人戎賓夙興具冠服烏紗帽詣賓家拜請

來臨主人答拜許之○遣僕于介家拜請拜許如上禮

○前一日設席于明倫堂之庭禮于堂則賓席設于西北

乾方東面北上主人之席設于東南也西面南上賓

席既設次南介次南三賓次南衆賓九人唯弟子十八

人坐於後列主人之席既設次北僕次北三贊次北群

丞九人唯群吏十八人伏於後列樂正之席在階之

上司正之席在西階之上樂工四人之席當其中○席

之南端畫地為階階西階之上狀設幕次亦幕庭○

厥明贊者設撥禁尊所也用于除階之西酒一壺清

酒一壺脯肺一筐肺二品盞盞二具玄酒在西○設洗

于西階之東用小盥水一匝晞巾一事○贊者監烹于

鑊鑊所其牲用犬烹二鑊各○主人夙興詣明倫堂坐之○

賓弟子一人到門告賓至○贊者八告○賓主介從三

賓從衆賓從弟子從○主人出迎僕從三贊從其群丞

群吏各守位不從○主人出大門外拜賓二答拜主人

揖賓八賓答揖主人從門東八賓從門西八○八門相

嚮立主人揖賓答揖○至階主人揖賓答揖○主人西

面立請先升賓對曰某不敢○主人請先升賓對曰某

不敬 主人曰敢固而請賓對曰固辭 主人曰某不
 得命敢不先升 主人由階升至位西嚮立賓由西
 階升至位東嚮立 僕以下由主人之後以次序立于
 主人之右 其勢 介以下從賓序立于其位 其勢 主人
 再拜賓答再拜凡賓主拜揖介僕以下不與動 贊者
 告坐賓主以下皆坐 贊者就洗盥酌酒授主人主人
 受盞還授贊者 贊者二人一執盞一執篚 賓位前
 跪獻賓 受盞飲取脯一脰嚼之 贊者退復位主人
 拜賓答賓 贊者就洗盥酌酒授賓 受盞還授贊者
 贊者二人一執盞一執篚詣主人 跪獻主人受盞

飲取脯一脰嚼之 贊者退復位賓拜主人答拜 贊
 者佐主人以飲介如上禮介拜主人答拜 贊者佐賓
 以酬僕如上禮僕拜賓答拜 贊者佐主人以飲三賓
 如上禮 主人拜賓長答拜 三賓之長者 衆賓群巫交飲
 如上禮 贊者各就位坐賓弟子一人起洗酌酒以飲
 贊者如上禮 賓拜贊長答拜 三贊之長者 樂正引樂工
 升瑟者二人歌者二人升自西階坐于南端北面東上
 歌者歌鹿鳴四牡皇皇者率瑟者和之 群吏一人
 起酌酒以飲樂工不拜 乃歌周南關雎為覃卷耳皆
 倚瑟 乃進饌一鉶 狗羹也 六豆介與三賓一鉶四豆賓

衆賓以下一銅二豆其有七十者皆六豆六十以上皆
四豆雖衆賓○主人一銅六豆僕與三贊一銅二豆司
正樂正一銅二豆群丞郡吏一銅而已○凡進饌先賓
主次介僎以下亦如之○乃進酒贊二人一執壺一者
執盃詣賓獻詣主人獻以下皆文獻之○既獻三賓乃
獻衆賓以及群丞乃獻司正乃獻樂正乃飲樂工乃飲
弟子以及群吏○贊者各就位自酌飲○既飲既略樂
正起立告曰絃歌既和飲酬孔皆請以安燕○司正起
立告曰旨酒嘉穀賓主既樂請撰威儀主人興賓興就
西階上立○主人拜賓答拜○賓復位○又進酒一編

○樂正命工歌曰南鵲巢米繁米籟○司正告曰賓既
醉止威儀不愆請酌無算○賓辭曰某既醉矣敢辭○
主人曰旨酒嘉穀請以終席賓辭曰某既醉矣不敢聞
命○贊者徹銅豆三賓以下下執事徹之○贊者告禮
畢○賓降自西階介從三賓從衆賓弟子從○主人降
自阼階僎從三贊從群丞群吏不從○及門相嚮立主
人揖賓答揖○賓由門西出主人由門東出至外相嚮
立主人拜賓答拜○主人還入少頃還于署○按此諸
節其義理並見鄉飲酒義可按而知也辨弟長明貴賤
其大義也燕而不亂和而不流其微文也至若度數之

出入古今異宜不必拘也○五禮儀有忠國孝親閨門
鄉黨胥訓胥教諸語在古無文蓋以鄉飲酒者使民親
感而已非以口舌教之也教以口舌非聖人制禮之本
意故今所不用

唐李棲筠為常州大起學校堂為鄉飲酒禮人人知勸
○張署為虔州刺史使通經史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
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吏民覘聽從化大喜
節孝徐先生積為楚州教授嘗患鄉飲之禮世久不見
率郡守舉行其儀問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子
弟是日士民在泮者蓋千人

饗孤之禮儀禮殘缺今不可考然禮記曰春饗孤子秋

食耆老特月令曰仲春饗幼少存諸孤大戴禮曰司

徒典春朝孤子八人子乘禮記曰天子視學養老幼于

東序文王毛詩正義曰辟雍養孤之處靈韓詩外傳

云事老養孤代民勸善後漢書云中元元年初建三雍

尊者老恤幼孤大學所謂上恤孤者此之謂也周禮天

官外饗酒正地官遺人豪人司門羅氏之等凡饗孤之

禮共其食物其文歷然明係三代令典牧既修學校之

政不可以不修此禮所謂孤者死於王事者之子姓也

○牧訪求本管有忠臣死事者之子孫雖無寸功若倡

義赴陣死於矢石者其子孫皆所嘗恤也訪得幾人擇
於其中有懿德者立之為賓其餘為眾賓或三或九
唯所宜也○前期陳設于明倫堂牧之位在北壁下南
向賓之位在西壁下東面北上其餘如他禮 宜於仲
春行之

前期三日令齋長戒賓●其日牧夙興詣明倫堂坐定
○贊者告賓至牧出立于門內西嚮立○賓從門西入
東嚮立牧拜賓答拜○至階相揖牧升自階賓升自
西階眾賓從而升各就位立賓再拜主人答拜○坐定
乃進饌賓主一盂六豆眾賓一盂四豆乃進酒先獻賓

乃獻牧乃獻眾賓○贊者立主人之左告曰念爾先人
我心傷悲昔酒嘉肴以慰永思○賓俯伏興對曰念我
先故饗以嘉羞敢不承惠歸告先人○徹饌贊者告禮
畢○賓出牧送之于門內賓拜牧答拜

以時行鄉射之禮以時行投壘之禮

鄉射禮古禮繁縟難行宜取鄉禮合編參古酌今得括
為文以行之○投壘禮禮記所載最詳最密可以按行
唯魯鼓薛鼓之節今不必細遵但用一鼓中則鼓之亦
足以行禮也飲禮射禮其事張大不可數舉唯投壘之
禮其文既簡其行不難而揖讓升降進退周旋修辭致

容亦足以習容視而飭威儀春秋佳日牧親往學宮與
諸生常行此禮喻其義理必有規感興起者矣
韓延壽為潁川太守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
爭舉行喪讓射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種
教絃鼓升階揖讓講武習射御

辨等 禮典五

辨等者安民定志之要義也等威不明位級以亂則民散
而無紀矣

易曰辨上下定民志履者禮也禮曰君臣上下非禮不
定古者聖人開物成務為文章以表貴賤所謂茵席克
辨垂衣裳而天下治此之謂也服章有等 九章至 旗旒
有等 九旒至 車乘有等 玉駟至 屋簷有等 卑者不 祭祀
有等飲食有等秩然森列上下以明此聖人馭世安民
之大權也吾東之俗辨等頗嚴上下維持各守其分近
世以來爵祿偏枯貴族衰替而豪吏豪恥秉時使氣其

屋宇鞍馬之侈衣服飲食之奢或踰軌度上陵下谷無復等級將何以維持聯絡以之扶元氣而通血脉乎辨等者今日之急務也

族有貴賤宜辨其等勢有強弱宜察其情二者不可以偏廢也

古者為天下國家者其大義有四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長長即老四曰賢賢親親仁也尊尊義也長長禮也賢賢智也天屬之外以爵與齒德為三尊尊古今之通義也所謂尊尊者八仕為君子者其位尊貴孫業為小人者其位卑賤兩等而已然君子之子孫世守其道

續文秉禮雖不入仕猶為貴族彼恥隸之子若孫敢不祇敬此第一等當辨者也鄉丞雖非仕宦其在本縣世佐字牧之政亦膝薛之大夫也氓隸之賤宜有禮自此第二等當辨者也其或以氓隸之賤高貴致富其子若孫納賂圖差得為鄉丞復父易祖印出偽譜納田獻碑連姻貴族鑽穴尋蹊締結官長若此之類在所懲抑不可扶植然或其行誼敦厚其地將興者栽培助長不害為德若其隣里傭雇之氓乘醉打罵則宜少懲此第三等當辨者也余久居民間知守令毀譽皆出於辨等牧之愛民者偏以抑強扶弱為主不禮貴族專護小民者

不准怨詛朋與抑亦風俗頹敗大不可也然嚴於辨等
者俗謂之正名分斯則過矣君臣奴主斯有名分截若
天地不可階升若上所論者可曰等級不可曰名分也
兩班東西二班士者堂下官也大夫堂上官
也今之貴族稱為兩班為士大夫此則語矣
張南軒曰為政須先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
強扶弱豈非好事注注只這裡錯須如明鏡然妍自妍
醜自醜何須吾事○胡大初曰今之從政者類以抑強
扶弱為能然此風既長佃者得以抗主強奴悍婢得以
慢其弱子寡妻姦媾之徒歸為藍縷而市井小輩凌辱
衣冠末流將奈何哉

其或勢家大族盤據一邑其中有一二不肖不學無識
牟利行惡侵虐小民以致流亡懸髻裂鬢跪瓦燒趾子
母生虫傾家破產以為民讐者戒之威之俾各悛改猶
然不動縱肆如舊者牧宜嚴嚴懲治不可以辨等為心
也又或鄉負冷族躬治畎畝與此雜作諧謔無禮漢市
醉開之發醜言醒著儒衣乞正名分者官若治之太嚴
民將不服亦不可以辨等為心也要之以賤陵貴牧所
憂也以強侵弱牧所憂也權衡參倚斟酌得中不可以
言語形容也然上無所失下不先犯宜以士子之行申
申責諭使之知愧然後其凌貴之罪治之痛快斯無怨

矣

凡辨等之政不唯小民是懲中之犯上亦可惡也
百年以來爵祿不及於遐外古之士大夫其子孫零落
基業破落不成模樣士族秉權百許陷害以報數世屈
抑之羞而守令來者誤聞虛聲謂某縣某家原是大族
應然武斷又聽奸鄉之說專以抑此家為心者多矣不
亦謬乎凡貴族被土族侵凌者必宜痛治亦所以辨等
也○近者吏習日渝月度小吏路逢貴族不肯納拜吏
子吏孫其不入仕者待境內貴族無異平交爾汝呼字
不復為禮此世變也宜飭下吏毋得知是○飭曰吾聞

人 肆

汝等驕恃日甚數十年來如此如此如有入聞官當嚴
懲三令五申猶有犯者治之峻截士林大悅非比小民
之懲此辨等之最大者也○其或土族奸細蠱附權吏
圖差鄉任者相與爾汝不必照管任其所為
少陵長卒陵帥亦所當辨凡遇訟訴宜察其等凡其貴
賤既同而以少陵長者不可不懲然貴而幼者遇賤而
老者亦宜有禮不可以不戒也卒伍之入於隊長旗總
亦宜有禮奴顏之人於郡吏列校不可無嚴斯可辨等
之所宜務者也

續大典曰常賤毆打士族事情明白者杖一百徒三年

傷者杖一百流二千里

宮室車乘衣服器用其僭侈踰制者悉宜嚴禁

大明律曰凡官民房舍車服器物之類各有等齊若違
式僭用有官者杖一百罷職不叙無官者笞五十罪至
家長工匹並笞五十違禁之物並入官

續大典曰庶民表衣前則去地四寸後則去地三寸袖
長過手播廣八寸袖口五寸裡衣亦以此遞減其分寸
○今氓隸下賤皆著道袍大袖長裾儼如朝官布帛日
貴紀綱日頽非細戾也然非有朝令收不可如何也宜
以時諄諄然戒之

經國大典云宗親妻女堂上官毋妻女婦有蔭新婦外
用有屋轎子者杖一百○京城三法司禁私條伴有乘
轎之目故三醫司譯官視象算律之等雖沾官祿非經
守令及堂上官職者其婦女不敢乘有屋轎至若吏胥
市井之等雖脩局內閣之吏其婦女無敢犯分余昔在
西邑西俗使家婦女雖新婚並無乘法况於有屋身余
見嶺南其俗亦然唯獨湖南之吏其婦女皆乘有屋轎
朱簾繡氍前呵後擁過寒士高轂辟除其男子騎馬隨
後馳而過之不准新婦也老者亦然故家名族貧衰
日甚弊轎索縛破蓋席補統裙為帷截篋為簾載之牛

背婿執其衽扶者不具左歛右仄狀如乘船狹路相逢
被其擠仆墮崖落水嬰孩倒瀉此哭方痛彼行已遠今
日日所聞皆此事也走日以驕邪心蓋生士日以獻風
氣轉索斯皆為民牧者與吏朋奸唯吏是媚吏所厭聞
即一言半辭不敢出口駸駸然以至是耳御史暗行者
亦皆熟視不救不知名隗日紊大亂必生防微杜漸宜
及此時不可以微事忽之也

經國大典云庶人男女並禁紅紫衣紫帶金銀青畫酒
呢交綺綉玉珊瑚瑪瑙琥珀青金石及黃銅靴鞮履
子駝皮○有蔭婦女外用花席者用朱漆呢者用綠花

鳳金銀露布花者婚姻用紗羅綾緞蜀毯者並杖八十
○今都縣小吏其衣服呢四鞍馬歸表奢侈潛滋無復
限紀燕呢倭呢紅綠縐然錦繡金銀無所不用噫且奈
何○康澤使蔡某冬日以貂皮褲溺呢以銅鐵寒也暗
行御史李彞章宿其家見之厥明扭事出彞示之令雷
敷三通貫耳灰面到法場解之上用本律土人至今稱

之本律杖一百吏
之昏与有官者同

經國大典曰庶人衣服九疋士族草笠五十竹又馬尾
笠付竹笠庶人草笠三十竹又竹織笠繩結笠○葉草
笠古俗也既當時士族庶民其首服有等級明矣今也

上自大員下至小吏皆著靴羅細帽簷三百回以上噫
且奈何

經國大典曰堂下官馬鞍用銀八絲者庶人墳墓石物

踰制者

切用石人墜柱
表石並過二尺

並嚴禁科罪○法雖如此今下

吏賤氓皆騎銀鞍其墓前像設擬於公卿儀文之濫一
全是矣此等犯禁者平時不必騷擾惟因事罹法並數
此罪照法嚴繩庶乎知法之本嚴也

蓋自奴婢法廢之後民俗大渝非國家之利也

雍正辛亥以後凡私奴良妻所生悉皆從良自此以後
上弱下強紀綱陵夷民志以散不相統領試以著顯者

言之萬曆壬辰之難南方倡義之家皆以家僮數百編

為卒伍嘉慶壬申之難

西賊

故家名族相與訖事而一

家一僮且亦難得即此一事其大勢之全變可知也

國家所倚者士族而其無權失勢如此脫有緩急小民
將相聚以為亂而誰能禁之由是規之奴婢之法未善

變也今遐鄉土頑聚多詭宗而故家遺裔不成模樣乃

守令來者謬聞百年以前流傳之言猶謂貴族豪強每

遇相訟先以抑強為心此大誤也宜知大勢全變不可

膠守前見致失士族之心矣

課藝 禮典六

科舉之學壞人心術眩選舉之法未改不得不勸其隸習此之謂課藝

守令七事第三曰學校興俗吏不知學校興為何事謬以課藝當之其在家而應課者謂之旬題其入庭而校藝者謂之白日場四境之內其可以應課者文邑不過數十人質邑不過五六人乃其收卷之數多者千張少者五百稚童牧豎一字不通者咸得餘筆以呈為卷公事既煩無以細考子弟賓客在旁亂批侍童屣技攬入偏第曰宴曰賞雜沓無序物情不協大亂以作彈塊飛

哭

石罵詈官長縱校縛儒笑教震天初繫溢獄箠扑填街此清平之世挑起禍亂也乃其所謂願宴受賞而出者吏族居半餘皆樵牧嗟呼科試之法起於左雄至于今日流波浩漫使一世之人相率而為倡優下賤之技雖其法精密有度猶云可愧况至於是乎夢之中又夢誠可嘆也○白日場亦民弊也距邑數十里者前期入城其往來酒食烟鞋之費談紙筆墨之餽兩人所須必過百錢若一家五六人赴場者費至三百三百者一犢也童稚聳動莫可禁遏每白日令出貧安感頓亦不可不念也科舉無法故一家之費必至三千邑課無法故一

家之費亦至三百無汰之故民不堪矣

課藝亦宜有額既舉既選乃試乃編於是乎課之也

中國試仕之法其科名色或用六體或用九體而必使一人遍習諸體計其多算以第高下我邦之法名雖六體大科小科所用不同初場終場所取各殊一技得中不問其餘是故遐荒鹵莽之士平生單習一技以冀僥倖詩者不賦疑者不義四書曰疑五經曰疑其所責既輕其發動者益眾此科舉之所以亂也○今學官選能治一技者文邑二百人質邑百人小邑五六十人其有名者先試其無補者面試不能成篇者黜之其有完漏而自薦

者亦許面試○試畢選取幾十人以為恆額名之曰詞林生別為名籍故者填其代喪者權補之病者遠遊者權補之每令收卷之數無如無減恒滿此額○詩賦表策論義謂之六體五經四書之義本皆名墨義六體皆能者為一等四體以下為二等二體及單技者為下等並於名籍注其所能試出例如左

幼學李起文年二十五居柳卅里○六體皆試四書

幼學金聖殷年二十六居松山里○五體而已賦表策

幼學崔泰成年三十五居支石里○四體而已論義

幼學安尚鉉年四十一居接雲里○三體而已詩表

幼學鄭元豹年三十八居桃源里○二體而已待弄

童蒙朴尚東年十八居杏園里○一技而已詩

童蒙尹祖悅年十八居清風里○一技而已疑

旬題並出六體而名籍已注一技者不得呈二卷已注
二體者不得呈三卷○白日場每出三體其能三體者
一日之內許納三卷勿令連幅使之散呈考訖許畫以
第高下○其能二體者亦如之○凡已呈卷者引出之
勿令坐場 旬題一月三試九試許畫略施心賞○白
日場一月一試十二月許畫施以大賞○終歲之勞賞
不可薄些少紙筆何以塞矣一等三人圓水細布一匹

新若 俾作袍村副之以佳硯几紗筆新鞋二等六人
宜賜條帶一條副之以諸物三等九人宜賜新鞋一兩
副之以諸物四等二十七人宜賜妙筆一把副之以他
物或別贈好書以賜一等抑所宜也○學宮之財苟能
節用自有羨餘又凡官府必有不設之財吞則為貪棄
亦無義者宜以此財用為賞格靡不給矣

厥明年春改修名籍死者去之喪者去之新者進之一
技者自言二技則錄之三體者自言四體則錄之並宜
面試不可輕錄

右法固善但隣邑之人恨其狹小宜采物情誠若有願

宜令學宮移文于隣學別選三十人趁期勸送四隣各
 選三十人本邑亦選三十人使五邑校藝勝者其三十
 人並受賞次者惟忝榜者受賞次者唯高等者受賞次
 者唯居首者受賞最下者雖有居首者不得受賞如是
 則其聳動多矣○春秋佳日宜遇一行之不可常也
 居接者巨獎也選取數十使居學宮或居山寺日課其
 藝以至旬月名之曰居接徒損學財且貽僧弊不可為
 也居首者進饌新入者進饌開席罷席皆有飲食叫呶
 闖開遂為亂階不可為也

近世以來文體卑下句法澆悍篇法短促不可以不正也

詩賦為物本於經術謨猷之外別求詞藻欲其汎濫百
 家離鑿萬物蓋後世所謂文章之學也本係浮文罷之
 固善然既存其目宜正其體自建隆初年忽有別格每
 以三韻為一段其中段必用對耦皆在百年之前無此
 格律此一弊也○春亭初作科詩原倣襄陽歌律針
 駮馬換少妾笑坐離鞍歌落梅送看反水鴨頭錦恰似葡萄初發醜此唯平聲之韻其響
 調叶上聲去聲已屬柄鑿何也上去之韻其對韻之字
 宜用平聲不可用去字其前句韻將與相反况於八聲
 乎○先大王御定奎章全韻自此科詩許押入聲乃於
 八聲之韻亦用襄陽歌律讀其上句時上句俗謂聲之內更聲

響依然及讀下句

俗謂之外

殷如擊不響如撲地而

活索然不振誠非細失此一弊也平散之韻其對眼之

字宜用仄散今俗並於閒韻不知此法况於科詩乎此

一弊也賦之無韻雅騷以來所未聞也今俗但叶終聲

不問平仄乃曰賦家韻法本末如此此一弊也○儼文

般律與律詩無異字字調叶

兩山難避誰非失路之入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

唐宋儼文如滕王閣序益卅夫子廟碑乾元殿頌以至

送別賡歎之序謝賀表箋起居存問之啓莫不皆然近

見流求國賀正表文亦皆調叶唯獨我邦舊有訛傳乃

曰上衣下裳唯其蹄子

句絕也

叶律其餘無律承訛襲謬

遂為痼疾竊想古國賀正之日十七省諸州表文及流

求安南諸表莫不調叶唯獨朝鮮表文但叶蹄律彼以

嘉善矜不能之意晒而受之豈不可愧新羅時崔致遠

作黃巢檄及諸寺碑文高麗學士作佛家文字及國初

表箋亦皆調叶不知中間何故如此松谷李提學

李瑞

時作一篇用意調叶名之曰律表其調叶可貴而其別

稱律表又失言也四六晚出本無古表安有律表非律

者非表也安有律表○經義小技也本只一道文字近

俗忽作層節曰六曰七是以然則名色奇怪然且頭辭

之內先具五節是以然則遂作二重鳴呼以下狂言妄

說愚美聖經無復倫理誠可嘆也

數十年來又有一種獎習詩賦之題皆於經書小註出之性理道教豈詩賦之所宜乎表律既然傳相效顰鄉村私習亦皆如此以此之故風格日卑陋句意篇不堪正視潮峴中古之作如白沙漢陰三淵陶菴其名世之篇皆是詞家好題若使諸公遇今俗所出之題必不能為此清警不知館閣諸公何故如此童謠鄙言悉關世運科詩雖俚其風格感哀不可以不慮也將謂諸生謂先生敦尚經術出題如此乎殊不然也

童蒙之聰明強記者別行抉選教之誨之

文學識趣固不在厥初八歲入學讀宙如家以宿為睡此是落地後先人之見終身之疾深入骨髓自此推轉讀曾代史略少微通鑑百聯句擊蒙詩自此以注無藥可救唯十二歲以下聰記過人者猶可及童牧之課藝其老蒼者宜順俗以道之其幼艾者宜察心以極之一分成就之望在於幼艾髯蒼蒼而骨稜稜者雖儒手焦髮無收及矣○鄒縣每一鄉頒數十村大約四五村必有一書齋齋坐一夫子都都平文願兒童數十人宜於此中選其秀者十歲內外能日受書三四千字讀十餘遍背誦者上等也日受書二千字讀二十遍背誦者中

等也日受書千餘字讀三十遍背誦者下等也自此以下不足稱秀也○牧下帖于學宮令自學宮移文于諸鄉書齋童蒙有能中三等之選者各具姓名年齒其平生所讀書及目下能受幾千字讀幾遍成誦各註名下回報學宮學官上于縣官○名錄幾到約日召集親於面前令齋儒授以新書以視其能誦其名宗相副者錄之為秀才別為名籍每旬題白日場惟入秀者之選者方許呈卷○四孟之朔牧召秀才誦童授以三日功程令讀書成誦後孟之朔應請于縣官第其高下施賞有差○漏於此選者或於數日之間慧實忽穿自願與選

者面試虛宗許其追錄○或其中有英豪絕特者牧還之日載輿俱歸成就大器以獻國家斯古民牧之恆職也

課藝既勤科甲相續遂為文明之鄉亦民牧之至榮也

朱子稱吾人入白鹿院咨且曰恭惟國家以科取士蓋循前代之舊規非以經義詩賦策論之區區者為足以盡得天下之士也然則士之所以謂學修身以待上之選擇者豈當自謂止於記誦綴緝無根之語足以應有日一日之求而遂已乎今歲科場解發赴省待補之士二十有八又文行彬彬識者蓋稱之郡亦與有榮焉

然惟國家之所以取士與士之所以為學待用之意有
如前所謂者是以更欲與諸君評之今日鹿諸生各自
散歸士林閒寂正學者潛思進學之所請君肯來當戒
都養掌未給館致食專此咨白可否須報

常衣為福建觀察閩人未知學衣至設鄉校使自為文
章親如勸導由是俗為一變歲貢士與內卅等張逸
知青神縣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
科改其里曰桂林里一本青神作長水
桂林作桂枝

李贊成尚毅為成川府使本府僻在遐遠民不知學莫
有占科名者公遂以興學為先擇其民之俊秀者親自

訓勵郡中翕然競勸絃誦相聞不三年有一人中小科
謂之破天荒自是登小科者相繼而至有捷大科出官
途者人皆稱之

睦贊成叙欽為襄陽府使襄嶺海之遐陬也地瘠民殘
歲荐大侵公至聚邑子隸紫丙舍結其糧課有才藝者
獎勸而興起之貧不能行冠昏者資之財俾成禮歲末
周化大行

李敬憲公結孫始字咸興後為北道觀察使皆以興學
養村為首務金文簡宗直言於成宗曰李某為咸興
興學養才至今多中科第者崔安曰北道監日慮不出

詰兵而已獨公以學校為先請于朝頒經籍擇文臣為
教官子弟開敏者親為講授又設法都會四時課試期
歲之間一道大化人愛公如父母久而不衰可謂王佐
之材也咸興之文會書院永興之真賢書院安邊之玉
洞書院公皆為主壁

牧民心書卷之二十六

泃水 丁鏞 著

兵典第八

簽丁 禦惠

練卒

修兵

効計

應慶

簽丁

簽丁收布之法始於梁淵至于今日流弊浩漫為生民切
骨之病此法不改而民盡劉矣

良役源委詳見賦役考今不疊述○國初有白布而無

軍布

太宗十年下教
見國朝寶鑑

至

中宗朝大司憲梁淵奏行軍

籍收布之法

梁淵即擊公
金安老著

然軍籍收布名曰貢布不名

番布故粟谷上疏請改軍籍曰欲減軍卒進貢之役移

于田結斯可驗也此時確有騎兵正兵騎兵正兵本用
光陵陣法非戚氏之法故今其軍業猶補旅即隊正無
部司旗哨之名斯可知也壬辰倭寇之後五衛罷而五
營設一曰訓練都監官祖戊戌始設之二曰御營仁祖甲子始設
宗子辰始設三曰禁衛營肅宗壬寅始設四曰守禦廳仁祖丙寅始設
五曰總戒廳仁祖甲子始設此所謂五軍門也守總兩營其
簽軍不出京畿惟訓練禁三營其簽軍收布遍及諸路
正軍為戶戶各有保或二或三以收米布使為資裝納
米則十二斗納布則二匹納錢則四兩自南沃兵退之
後四郊無里則正軍停番既停其番亦無資裝乃收裝

布以輸京營其停番者亦收身布輸之京營或雇軍於
京坊以立其代或補用於本營以塞其費至英宗九
年廢始議交通右議政金興慶主口錢之說吳城君朴
文秀主罷鎮堡之說吏曹判書宋寅明請減大同而增
結錢至二十六年始行均役之論方其說之也或主其
布或主結布以田結或主口錢或主游布非文非游
布或主結布以田結或主口錢或主游布非文非游
畢境最隱結收魚鹽設游布遊布之意歛結錢以
設均役之廳乃減軍布之半二匹者為一匹四兩者為
二兩十二斗者為六斗於是乎民力少紓矣○一匹之
減民力宜若少紓而簽軍之額歲增月行良軍收布在

肅朝初年不過三十萬名至英宗均役之時已為五
十萬良役宗總均役時所所載分排之數大邑或至數
萬小縣猶過一千而京納之外巡營兵營之軍本邑除
番之軍諸庫諸廳私募之軍學宮書院保率之軍使令
官奴奉足之軍京主人保率營主人保率浦戶保率烟
軍保率奇奇恠恠千頭萬緒以至今日若自朝廷遣剛
明御史查括公私雜色之軍無一隱漏則通計諸路必
其數恰過輒百萬矣五十萬人人納錢四兩則其錢二
百萬兩也二百萬人人納錢二兩則其錢四百萬兩也
寧考有減半之惠而州縣斂增倍之賦其可曰國有

法乎程子曰天下之物原有此數不在於此則必在於
彼今民力所出比之均役之初將為四倍民安得不困
力安得不匱乎若以寧考之志臨見此日其惻怛哀
痛之詔必有倍於當日矣大抵軍布之名名已不正
自黃帝習用干戈以來聞有養兵未聞有收布也唐虞
三代之制選民為兵授之以田所謂井田無一非軍田
其養兵如是也漢魏以降授之屯田以養兵其或無法
者寧竭天下之財以養兵未聞其收布也居者出財兵
者出命古之道也將責出命先責出財有是理乎今殘
村下戶嬰孩落地呱呱一發紅帖已到陰陽之理天之

所賦不能無交交則有生則必簽使域中之為父母
者怨天地生生之理家嗽而戶噉國之無法一何至此
甚則指腹而造名搜世而為男又其甚者狗兒之名或
載軍案非是人名所指者真狗也杵狗之名或出官帖
非是人名所指者真杵也法曰四父子軍役許免其一
然今之民情苟有身體雖入父子軍役不敢以怨也法
曰黃口充丁守令論罪然今之民情苟有身體雖三日
內充丁不敢以怨也法曰白骨徵布守令論罪然今以
民情感以白骨徵布為至願大案何也父死子代物故
債付標債查正債即案債納布既同而別歛如此其不

以白骨徵布為便乎此法不改民必盡劉惜乎 寧考
之時聖主之至誠惻怛如彼而在下之臣不能對揚畢
竟所成僅止於零零瓊瓊苟且卒補之均役聽而已豈
不恨哉

暗行御史到積城村舍詩曰臨溪破屋如磁盆北風捲
茅穰鑿鑿回灰如雪竈口冷壞壁透星篩眼豁室中所
有太蕭條凌賣不抵錢七八毛尾三條山栗穎鷄心一
串番椒辣破罌布糊啟穿漏度架索縛防墜脫銅匙曰
遭里正攘鐵鍋新被隣豪奪青棉弊衾只一領夫婦有
別論非遠見穉穿襦露肩肘生來不識務與襪大兒五

歲騎兵簽少見三歲軍官括兩見歲貢錢五百願渠速
死况衣褐狗生三子兒共宿物席夜夜籬邊喝郎奔山
樵婦傭菴日晝掩扉氣慘怛晝闕再食夜遯炊夏每一
裘冬必褐野薺苗沈待地融村芻糟出頂酒醱鉤米前
春食五斗此事今年定未活只怕邏卒到門扉不愁縣
閣受笞撻嗚呼此屋滿天地九重如海那盡察直指
使者漢時官吏二千石專黜罰故源乱本勢未正龔黃
復起難自拔遠摹鄭俠流民面聊寫新詩歸紫闥此
乾隆甲寅冬余所作也

哀絕陽詩曰蘆田少婦哭較長哭凶縣門呼穹蒼夫正
不復尚可有自古未聞男絕陽舅喪已縞兒未澡三代
名簽在軍保薄言注魁虎守閭里正咆哮牛去早磨刀
入房血滿席自限生兒遭寃厄蚕室淫刑豈有是閭閻
去勢良亦戚生生之理天所予乾道成男坤道女駒馬
續承猶云悲况乃生民思緒序豪家終歲奏管絃粒米
寸帛無所損均吾赤子何厚薄客應重誦陽鳴篇○此
嘉慶癸亥秋余在康津作也時蘆田民有兒生三日入於
軍保里正奪牛民拔刀自割其陽莖曰我以此物之殺受
此困厄其妻持其莖詣官門血猶淋漓且哭且訴閭閻
拒之余聞而作此詩○為民牧者不恤民情但循俗例

時有悍毒之民作如是夜不幸甚矣可不懼哉

隊伍名也米布案也案之既收名名又矣詰名之將民受其毒故善修軍者不修善簽丁者不簽查虛數故補職責代者吏之利也良牧不為也

白骨微布有 朝禁虛騷軍丁有 朝禁每當夏秋之

交京營將臣飛關于諸路巡營兵營飛關于諸邑申飭

逃无故填代逃亡老除物故也 辭意至嚴收不曉事瞠然以懼

回又自念軍額至重不宜有闕遂以軍改修三字擔之

為已任以問鄉丞座首 鄉丞早受吏約進曰本縣軍改

積久不修隊伍多闕戶保不具指徵無處隣族受害及

此明政大行釐正則數世之仁也以問首吏所對如一

於是收慨然自以修理為心而千村萬落已鬼哭啾啾

矣○七月之初愚牧傳令于諸鄉令納逃无故成冊

致鄉甲即面 嚴嚴面諭曰如有一夫見漏汝等死於棍

頭鄉甲早受吏約恭願曰昔對曰上令如此敢不極力

搜括○於是李同金同曰逃曰故三四十名載之成冊

以報縣官於是乎接天風浪起矣○大抵賦歛之法以

戶以口均敷而公歛之為貢九等之賦周官九職之賦

以至漢魏唐宋凡賦稅之法莫不皆然輕徭則萬民均

惠重歛則萬民分害雖治亂不同而制法則如是偏執

一夫編于軍籍以責數百之錢偏執一家編于軍籍以責數千之錢古今天下無此法也戶布口錢朝廷疑之不行於是下民自設便宜之法以應軍役無戶布口錢之名而其宗乃同其一曰軍布契其二曰役根田二法行而民少安又何苦擾之亂之毀此至美之良法而困斯民於塗炭之中也

軍布契者一里百家毋論上族下族均出錢一兩子母生殖歲取其羨以納軍米軍布者也此契既設其軍籍所載張三李四皆填假名作為虛錄或已死之人猶存其名或本無之人虛作其名始入之日其年十五借十

五歲童子官庭納庖

庖者面痕也軍籍記之

四十六年無事應後

至年六十一歲乃以充除又作虛名四十六年無事應役本里軍額二十則二十名皆虛錄三十則三十名皆虛錄此西路之契法也○南方雖有此契不能大備其里中猶有三四五六以宗身宗名應此軍役又或一村二村原無此契四五父子自納米布又其契名或稱大同或稱補役○今觀察使節度使曉事知法之人得聞此事大驚深懼嗾然太息曰是何言也御營之軍有戶有保元軍謂之戶脫有寇難按籍點兵以戶赴戰以勤王室戶之有缺以保陞戶此國家之兵制也虛錄設契以納

米布是何言也有賢牧於此應之曰東民為軍以衛
王室本有制度周人經六遂之田以養六遂之軍沃魏
亂三輔之田以養三輔之兵六遂者王城之近郊也三
輔者帝京之內畿也未聞周人徵楊州之兵以衛鷄京
漢人徵臨淄之兵以衛長安况有寇而赴戰者使之捐
生以就死也語曰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故古之聖人
將責其死先養以田生種田故死於田民不敢逃也今
也先棄其財使不能生又欲責死於他日民其肯死乎
御營使飛閔下邑天鵝聲吹達五更必無一人至者以
戶赴戰以保陞戶安能如子之所欲乎設釜為得魚也

設蹄為得免也設軍籍為得布也既得魚免則釜蹄雖
之可也既得米布則軍籍雖忘之可也下民恭順自設
良法以事其上為民牧者又何忍擾之亂之使於恒納
米布之外又賣犢粥釜賣妻粥子以肥奸吏以肥奸丞
以肥鄉甲以肥鄉卒面王號呼顛連憤懣焦燥如魚在
沙如蚓在灰而後快於心哉此契之始設也朝官之戶
出一率鄉官之戶出一率軍官校生之戶出一率私奴
下隸之戶出一率此戶布之規也口錢之式也戶布口
錢者朝廷之所欲行而畏民怨不敢發者也朝廷之欲
行而不能者下民先自行之此朝廷之所宜幸如之何

其禁之也今欲行戶布口錢不必則降詔令准軍布之契是獎是勸缺者補之破者合之重者輕之輕者平之則不數年而戶布成矣去軍籍而收米布則在國無損在民有益何必軍籍是顧哉

役根田者軍保之田也御營保李同將徙遠邑其里人執之日子之既徙役則留矣役之留里之害也布將誰納子其念之遂以其田留屬里中歲取其禾以納其布斯之謂役根也禁衛保金同闔家沒死里人執其田產屬之里中以納其米斯之謂役根也○經國大典曰有軍役者死公移後則給違立者見戶部此法之行今數百

年一遞再遞遂成公田則貧不敢粥於人死不敢傳於子一根既固二根又生一為根田遂無移動以至今日其復有無田之役哉故凡軍役外似白徵宗皆有田特里中宰諱官無由詳知耳余久在民間得知其情

如此之役官廳吏言嚴查酷採知其為虛錄軍業所載是虛名於是督令本里立一真身於是軍吏密探或有亂田數畝養贖一口者咸遣師卒示以私帖嚇以充丁有役無役有兒無兒固有不便校生之饒者士族之孱者驕曰冒錄謂戶籍冒恐之喝之小民之本賤者本既賤矣悲而不耻冒錄之自好者本既潔矣暑而欲死穀之不播

財無可惜於是粥田賣犢以獻軍吏獻者稍在不獻者
 益困齟齬以出杼袖以空漸次稍安亦得無事唯其似
 饒者宗貪者吏以虛名督之標而壓之宗無所出則吏
 曰噫嘻此民頑哉遂以其名告于縣官縣官欣然知得
 奇貨即出朱帖星火捉來氓既入庭解其囊系探出尺
 文吏與民駢皆有尺文獻于縣官曰本以禁保新納保米尺文如
 此一身兩役不亦冤乎吏片窓外見其尺文徑自諭之
 曰尺文之名原是李同今出之名乃是李得一是汝兄
 一是汝身何云疊役吏以疊役侵民者必小改其名氓曰小人本是獨
 身無他兄弟吏曰詐哉汝之有兄一邑皆知何以諱之

奴坐屏間低聲私語曰彼之兄弟就我母壚一時喫酒
 今日獨身奴身吏相約官方特疑得聞此言認為忠告托認
 嚴叱曰汝之有兄官所明知督令奉庖簽軍之庖記氓曰下
 民雖若禽獸有而曰無以諱兄弟曾所不學終不署名
 官曰頑哉唯杖無將謂大杖之下無壯士乃命棍之曰軍務用棍
 法所許也汝其猛打使告其兄以告為度安得不告棍
 之至三氓遂魂飛叫曰直告我宗有兄官乃欣然樂得
 其宗爰顧其奴奴亦微笑乃解其縛促令署名官於此
 日乃悟民誅非杖不服今乃大覺○又一村氓抱一孩
 兒庭而趨之曰阿只之名今出朱帖東俗孩兒日阿也我家何

只惟此一見生總數日選武軍官已受差帖除番之布
 已納二等^{一年}日一身兩役不亦虎乎吏告縣官曰選
 武歇役也保米重役也今以彼兒移定保米選武之代
 充之不難官曰善哉遂亦捧把自此以後遂為置役廣
 瘵可維置役難脫終身之苦起於是日○或一里之民
 皆納賂而圖免乃自里中又作虛名以代虛名則其物
 故債付標債查正債磨勘債都茶債及今年身布並自
 里辦遂賣役根之田以防此費自此以後真為虛錄年
 年納布攤徵民戶○由是規之所謂軍政修之可乎不
 修可乎所謂簽丁簽之可乎不簽可乎軍布契者戶歟

之良布也役根田者寓田之勁軍也靜而存之百年無
 事一撼其根千家騷擾破家蕩產者比屋連牆疊役播
 擔者左啼右哭役根之田因亦止滅而虛錄仍為虛錄
 而已知事者為是乎○吏之為物無事則無食有事則
 有食官之喜事吏之利也一根之掀侵及百家十根之
 掀利當何如故縣官欲修軍政民情如遭寇難熬熬
 啜厥聲哀痛而問之鄉丞丞曰善哉問之首吏吏曰善
 哉里有虛錄里之害也填而宗軍其馘乃去官信此言
 未有不以鹿而為馬也
 然則奈何七月之初逃老故成冊將下傳令召諸鄉甲

風憲尊諭之曰傳令雖如此物故逃已不必有也無契
 無田無子無任年年攤徵為隣里苦毒者略報一二其
 有憑據米布無慮者毋得報來汝亦群吏表裏明奸欺
 起衆根圖得橫財官所知也宗為民害者報官填代誰
 曰不可以虛為病者守法拘文反為民毒汝知此意無
 敢掀動唯老除之軍從宗報來○老除者子婿弟姪以
 填其代其本虛錄者又作虛名以填其代皆無獎之良
 法不可禁也
 或曰凶年之餘民戶散亡軍額多闕徵隣徵族厥歟難
 言猶以不修不簽為法乎答曰屢豐之餘百姓安樂凶

可簽也凶年之餘百姓困苦不可簽也民之利害不難
 知也出錢多則害於民出錢少則利於民如斯而已假
 令南平縣軍額三千大約民出錢六千六百兩可以應
 役一天所納以錢則二兩三兩米布有貴有時今以錢論也若不修不簽雖徵隣徵
 族所納止此若修而簽之則賂遺軍吏歲秋賂遺鄉丞
 座首也賂遺鄉甲風憲尊位等賂遺鄉卒面主冒錄之免見
 積侵之免富民也冒役之免有役者亦有侵者務定之免於重役
 物故債付標債查正債磨勘債凡錢貨之出於民而入
 於邑者將至六萬兩以上矣特六千兩止我公賦不增
 民財徒竭不可為也

鄭瑄曰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何所
生學故往往以國興利之說慙諛官長而增丁覈餉及
稅計丈量上開一孔下鑽百竇納賄一身最謗上人
○案凡官府有事者吏之利也他事皆然惟軍簽為尤
甚也

曹兵使學臣勤慎執法質朴無偽為鳳山郡守大修軍
籍期無一箇虛錄土豪鄉族咸括無赦闔境明怨遂遭
駁黜後官至悉毀之民頌大作軍吏於此再食其賕食
於括者千萬食於毀者千萬而虛錄依然為虛錄矣雖
龔黃為之無以免此牧何苦為是哉

其有一二不得不簽補者宜執饒戶使補役田以庫宗軍
逃故之代無契無田者不可不填牧召鄉甲至前語之
曰砲保李同之代汝其告之鄉甲告一貧氓收執砧基
表知其孤丐却之再言三告皆却之乃告饒戶張某一
室四丁都無一簽於是執而告之曰砲保李同之代汝
其為之氓涕泣稱冤牧曰均吾君之民也如汝富戶
一毫不侵唯執而民乞兒責出米布官所不忍汝其畧
之氓涕泣稱冤此校生軍官之類牧曰今此砲保錄無役根之
田有此騷擾汝若以良田一區納于里中大約田佃直三十兩乃可
用使為役田可以雇立於汝何如氓叩首稱謝氓若不肯遂當

之簽乃下帖于本里曰本里民張某潤里社之衰殘懼憐
 比之破產特納田三斗落以作飽保之田仰本里收管
 另差一夫使之耕斯田而應斯役以及永久者○蓋一
 入軍保則目前所納殆至十兩日後圖免必費百兩而
 羞耻之價又直千兩故使納良田一區末有不樂從者
 也○凡為政之道宜以久遠為計今日為簽明日還缺
 者徒肥軍吏無收利也以田簽必則雖至百年此役無
 弊且考周官之治凡軍伍必以配田聖人之制其敢不
 暗遵之乎○若大修尺籍使諸里軍額秩然大均乃查
 軍契乃查役田其無契無田者頂用此治又或穿渠築

堰以作役田使之輸賦則萬世無弊其澤遠矣近例守
 令執統戶勤收錢五六十兩名之曰願納錢或修公解
 或修軍器其愿雖與猶勝冒錄簽丁蓋以願納但指財
 物冒錄兼喪身名其所悲益深也大抵良役也者凡無
 陰庶人皆可簽也特以饒戶豪民有權有力能怨能誣
 故守令畏之不欲犯手乃執流離丐乞疲癯殘疾無告
 之窮民或四父子同簽一菜或三四役置擔一身冤苦
 哀慘感傷和氣曷若徵錢於饒戶以置役田乎貧者何
 罪既冒賤名又出財貨富者何福既逃賤名又不損財
 乎若置役田則貧者身冒賤名富者家出些財兩者並

力以納公賦其義均矣雖以官政言之剝削貧民使不得保命仁人之所不忍也推歷良民使不得發身亦仁人之所不為也一置役田則應役者不害於保命納財者不害於發身兩利俱便莫此若也尺籍既修必可行也軍田者公田也公田日增太阿之柄漸可收攬斯又久遠之深計也

蘓頌知江寧縣每回訟訴旁問丁產悉得其詳一日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不實告者公曰汝家尚有某丁何不言耶民驚以為神明 此末務也吾東今日無用為此軍役一根簽至五六成收未布以歸吏索斯不可不察也

世之論軍役者但知闕額難充不知疊額難發良可歎也假如保李得春身死有年又無子孫年年身布徵於寡婦既一徵矣得春之侄居在他鄉也面告官發牌徵其身布官既不聽不知疊收又一徵矣得春之代久已簽補新入之民或稱宗班後裔或稱功臣衣裔妄訴縣官縣官許免題辭曰付之軍吏軍吏據此又令鄉甲簽補其代新入之民或以疊役陳訴或以見弱稱免官又許免付之軍吏軍吏據此又令鄉甲簽補其代新入之民或以校生圖頃或以冒錄相持其事未決簽補者至三至四而其宗無一人付黃籤而載軍業者於斯之

際徵布關到則軍吏懷奸乃於五處並發朱帖寡婦不
訴而納之其姪來訴官以問吏吏曰此役姑未代定今
年之布其姪應納無他術也官曰誠然題曰今年之布
汝其納之新入者來訴官以問吏吏曰渠雖以功臣稱
頃既未代定今年之布此民應納無他術也官曰誠然
今年之布汝其納之第四第五次第來訴吏告官判如
印一板軍役一根徵布至五至六此之謂也○徵布之
關例自京營官由兵營關文曰今九月當禁衛保三百
三十六名錢布叁串該納錢三百三十六兩布一百六
十八匹星火來納牧既見關文應知今月所徵禁保之

賦本不過三百三十六名當其出牌之日考其總數若
過本額便知此中攬入奸偽摘發不難其奈夜困雲雨
晝因清濁一應牌帖署尾唯勤將何以覈其宗哉雖賦
官若小察吏又偽造朱帖私遣印卒民有來訴自外防
之不可以尽察也凡徵布之帖宜板刻如賑籛之帖藏
板于關帖之盒庶有補也○徵布帖式曰某鄉某里禁
衛保金得秋今九月當所納棉布二十尺白米六斗今
十五日內及期來納者準此年月日行縣監花押座首
金署名○疊額之奸絕無知者迨一郡守到郡方徵保
米吏告曰關額殆近數百皆指徵無虞徵保米先充

闕額官曰闕額從當填以具有本身者宜先出牌吏持
 牌來官默自考數其數已溢乃執軍吏伏于庭嚴叱首
 吏首校往取軍吏文書之篋一紙半札無敢抽拔既取
 篋至又查其私帖所出共得七百餘名既充闕額之數
 猶有四百餘名察其寃者並行沙汰取其宜者遂簽其
 闕軍籍一新而民無知者乃召汰者授以立案乃召簽
 者諭以應役頒教達於四境○有一鄉丞數十年在官
 遂成老奸每軍簽有訞官令鄉聽查稟丞得此題索賂
 三貫三十眠增之如數丞謂厥眠今日之朝我告汝事
 既除名矣汝今太平無復後慮歸時汝家若見軍吏又

又索錢直出可矣我將善後於是丞自備米布以納公
 賦眠歸厥家誇其妻子催者不來叔者無言欣然自慶
 心謝丞德既及五年徵布之帖忽駐復出眠乃大驚入
 問軍吏吏曰虛哉何汝之說爰自甲子至于丁卯汝名
 在案汝手納布改案之債亦汝納之何云除役已及五
 年疑鬼疑神莫如其事往問舊丞丞曰異哉既除之名
 猶在軍案既免之身猶納身布吏奸如此其誰知之祇
 欲查驗五年之間軍吏四遍卸率四遍鄉甲十遍津梁
 既絕無處可問自此以往遂冒軍簽年年納布此蓋奸
 丞受錢三貫自食二貫留其一貫四年應役既納米布

又納改案之債茲所以四年無事也此至每年納布多
至十匹蓋受錢三百餘兩食三之二留三之一以為是
也至者客旅之無植者也賸猶如此則軍吏有植者其
罔民作奸矣至是哉

軍案簿垂置政堂嚴其鎖鑰無納吏手

十式年軍都案上營磨勘之案本邑留上之案及草都
案尺籍及式年以來收布之簿收米之簿即所謂榜並
宜收輯納于一積嚴其鎖鑰每有訟辨出而查之每有
奸隱出而查之○凡軍案每式軍修改而式年之內有
闕填代則本名之上付以黃籤打以墨印數牙小數闕

數代則三年之內黃籤或至三四重軍吏美好都在黃
籤或有饒民與吏朋奸既除其名思滅其跡抽去黃籤
階梯既折查覈無路官默察黃籤之左右猶有墨印之
跡未去而半留半著黃籤者其墨既既知中間抽去
一籤其查覈不難也雖或刀擦其痕不滅未可諱也

威惠既洽吏畏民懷尺籍乃可修也

尺籍者通執本縣之戶總通執本縣之軍總平均配搭
者也假如淳昌縣戶總六千三百軍總亦六千三百則
一戶一軍先定其率於是諸鄉諸里視戶多少無論幾
戶以一戶一軍搭定其數又如南平縣戶總五千四百

軍總二千七百則二戶一軍先定其率於是諸鄉諸里
視戶多少以二戶一軍揣定其數作為少籍分給諸里
此之謂尺籍也然且軍役有重有輕有良有賤砲手保
軍餉保御營保禁衛保凡納米布而有雜徵者物故債
查正債為重役樂工保官匠保選武軍官等歲納錢二
改業債兩零雜費亦少者為歇役騎兵步兵京砲手御營軍禁
衛軍之等謂之良役亦重東伍軍別隊軍水軍牙兵之
等謂之賤役別隊水軍本亦良役今皆賤之其輕重良賤亦必平均分
播乃中理也 本邑私定之役又有除番軍官諸庫諸
廳之募入校出院生校保院保京主人保營主人保形

形色色邑各不同若非朝廷嚴詔不可自我革罷亦當
平均分播○至若官奴使令通引等奉足之類時有時
無任渠所為若載之尺籍遂作不刊之典不可載也
將修尺籍先取十式年軍都案每隊伍姓名之下考其
居住於是分之以鄉里抄出類聚各為一冊軍業以隊伍為序次尺籍
以鄉里為區別其中有居住錯雜者或以本根為主或以時居
為主或以多算為主善見其推移闊狹微權在我不可
定也假如砲保李同甲子式居東山里丁卯式居東山
里其後身死其代金同庚午式居南川里其後三式年
皆住南川其後二式年代者崔同還住東山其後二式

年代者安同遷任南川若是者必兩里相訟今當尺籍
修改之日其永屬何里在我微權○將修尺籍先起草
本東山里本總二十戶其率一戶一軍則重役六根輕
役六根良役四根賤役四根以充配搭之數於是又以
邑軍官私募人之等南方無邑軍官
私分屬等名播入幾名南川里
亦如之西山里北川里亦如之○於是以前式年軍案
抄出者比照查出則某里重役宜七而上三某里輕役
宜四而至六某里良役宜八而上二某里賤役宜三而
上七其不拘不平於是乎昭著也○於是其推移闊狹
乃用微權乃執砧基表以察諸里虛案苦樂東山里戶

總雖上二十本皆富宗在所裁抑則雖其重役多於本
率固以定之不必減也南州里戶總雖亦二十本皆取
殘在所扶護則雖其重役不及本率固以定之不必增
也若富宗之里不及本率則增而充之若取殘之里多
於本率則減而平之良役賤役咸用此例●要之苟可
以回其舊則固之為善必輕重相懸多少相違不得不
改定者乃可增減損此蓋彼也○御保禁保均足重役
則雖東里純是御保西里純是禁保不害其為均也騎
兵步兵均足良役則雖南里純是騎兵北里純是步兵
不害其為均也他皆倣此○凡損此蓋彼者目下有關

則遂令受去者簽代目下無關則姑留舊里待其身死
 或年滿自新里簽代○尺籍既成每一里選上戶頭民
 五六人列書一冊受其署名其約文曰本縣尺籍今既
 修正軍役大均民情悉平賦其中有損此益彼者日後
 若有喜事之民以此起訟不欲承受則尺籍毀矣尺籍
 毀則軍政亂軍政亂則吏奸售而民生困矣身願一里
 之私計欲毀一邑之良法者亂民也亂民在兩嚴懲當
 此之時其對訟之里頭民三四大將往訴巡營以番照
 律凡今日署名之人咸遵此約無或違棄○乃以此意
 論報巡營其尺籍一件之當留縣官者諸巡營踏印永

久遵行●巡營踏印之籍回下之日騰為三件一件留
 案上一件留學宮一件留吏廳又每一里各騰其里之
 籍留之里中永久考驗今出式如左

尺籍本沃時記切簿今俗借名

東山里尺籍

砲手保一根○本里流來舊役甲子式金得三任東山

庚午式李得中任東山

砲手保一根○本里流來舊役甲子式李起十任東山

庚午式朴光味任東山

禁米保一根○本里流來舊役甲子式金德秋任東山

戊辰年安十三任松田
庚午式金二得任松田

御資保一根○南川里移來

甲子式金德云住南川丁卯式李得春住南川庚午

去世有十住南川辛未年并二才住東山

騎兵一根○松田里移來

甲子式李鳳得住松田丁卯式鄭有三住松田庚午式陀

次甲住東山壬申年李夫德住東山

步兵一根○支石里移來

甲子式趙今同住支石丁卯式尹基元住支石庚午式尹

基元住支石山日後尹基元之代當自本里簽填

諸役之根詳其本末皆倣此禮

南川里尺籍卷末別錄

本里留應之役其開列如上例其移送他里者別書卷末

禁米保一根○本里流來今送于柳川

甲子式許得孫住南川丁卯式

許得孫住南川庚午式韓季玉住柳川壬申年李汝伯住柳川△此韓季玉自本里帶役移去遂為柳川之役

步兵一根○本里流來今送于柳川

甲子式李少男住南川丁卯式李少

男住南川庚午式李少男住南川△日後李少男之代當自柳川里簽填

選武軍官一根○本里流來今送于葛田

甲子式崔尙大住南川庚

午式崔德奉住南川壬申年朴孟得住南川△日後崔孟得之代當自葛田里簽填

諸里尺籍其開列根委皆照此為例 其或一

根彼此有訟者其階梯承接尤宜詳悉

尹判書師國為谷山都護改修尺籍分授諸里里民奉

為至寶油而歲之每有爭端持此就訟以決曲直間有

奸民刀擦點改訟官執他里之籍比点查驗其跡立統
行之數十年民以為便○蓋尺籍分明則凡軍額有關
其括丁責代之弊止於本里若尺籍不明則侵至諸里
以及諸鄉一邑騷擾如逢亂唯故尺籍者小民之利吏
胥之所不樂也

牧民心書卷之二十七

泗水 丁鏞 著

簽丁二

欲修尺籍先破契房而書院驛村豪戶大墓諸凡逃役之
數不可不查括也

契房之弊已詳前篇田賦今百姓之所苦未有甚於軍
簽此而不可不恊曰良牧也凡契房村亦或有軍戶此
係契房以前流來之役未及盡移於他里者又或他里
之民帶役移來者其帶役移來者曰抽本村以充本
率若猶未充以今年闕額之未代者移抽本村永作本

村之根以充其率載之尺籍○書院保戶本有定額其
賜額書院二十名定額續大典云募八人鄉校四十名
定額之外何得免簽賦逋逃未甚確一二戶庇陰者今
難括出所得不多徒取士怨不足為也●驛村投托最
可憎也凡驛吏驛奴之外宜並查括雖驛女驛婢之夫
若其戶至本非驛屬並頂打發簽定以充隣村之額一
個半個不可恕也●豪戶所庇其奴屬宜充東伍其良
丁宜充良役若其所庇本不過一二戶者不且查括故
家遺裔今殘滅殆尽不必自我手而擠之也唯鄉巫有
權及土豪有財與吏朋奸自作逋藪者括之宜嚴●墓

戶未有定額見法典定額之外並頂打發賦所庇未多者
不必著手

續大典曰京驛卒給三保又助役二名以同居族親定
給外驛卒一保一丁二丁為一保○今驛村逃役者皆
入驛保本縣簽役必受察訪拘文以剔除免賦法典既
云保與助役必以同居族親定給則當查其族親與否
若非族親彼固理曲雖係族親不必輕免保之保案或
係徇雜不可準信逃役之民職當疊役不可恤也○凡
諸色給保例皆以同居族親充定給保條見於法典○邑
有牧場者奸民逃役投托牧戶與驛村同賦子保丁其

彼

在法典但云同居族親中一人毋定他役而已豈可招誘民戶以作逋藪乎牧官多係大臣私人守令不敢相抗懲法例明白何可拱手以敵之

收布之日牧宜親受委之下吏民費以倍

錢有定數米亦少弊唯布為物有廣有狹有長有短有廣有細有厚有薄欲執其庇不患無辭故佳者見以錢必納其害大矣並詳上篇貢納之條當事者考焉○若棉絮大荒布陋刁踊而數百里外水路相通之地棉農大登其佃相懸者牧宜飭民間勿令納布官得錢數千兩令吏校清慎者到彼買販以納公賦均分其佃令

民來納本錢亦大惠也○其京營上納之月營門下屬

橫猾無憚年例之外又索新賂豁壑未充輒事作退又

營門之吏與棉布市人俗稱曰木屨或為兄弟或為姻戚與

之朋奸邑布既退市布乃買客地買布必輸倍佃其勢

然也市布既納邑布必賣鄉吏無載布還邑之理客地賣布必受

半佃市人則賣受其倍買酬其半表裏獲利鄉吏則買

酬其倍賣受其半表裏遭害事之冤枉莫此為甚下來

之後其表裏遭害及人情雜費皆攤徵於民戶多者千

兩少者五百豈不嗟哉西路多此患牧宜念此其頒布軍吏

上去之日牧宜自脩錢數十兩以買珍羞奇物抵書于

三營門大將及兵曹軍色一軍色書曰今此軍布我
皆親受親自尺量其品其度可以中納望垂恩念申東
下吏無使尔退俾民無害不勝幸甚將臣即官受此請
託不能無飭皆得收納順且無事雖京裏周旋民未知
惠而吏頌以作可以無怨余在西邑恒用此法
偽造族譜盜買職牒圖免軍簽者不可以不懲也

軍簽為民苦毒百計謀免無罪不犯奸猾知其情誘之
以匪分乃窈貴族譜系執其無後之孤接以非類之族
換父易祖以莒紹縉或稱功臣某相為八代祖或稱駙
馬某尉為九代祖或稱敬順王後裔或稱文成公安裕

直孫或稱江城君文益漸遺胤甚則偽接 璿系或稱
孝寧大君為九代祖或稱廣平大君為八代祖蓋宗班
子孫有貧窮無賴者其家原有 璿源譜略曾受例頒
乃於八卷之書能受百兩之錢奸民買此真本乃於無
後之孤接以其祖之名摸其書法仿其刻法若非慧眼
無以發奸牧之不鍊者瞥見 璿譜果係真本不復置
疑即許除免蒙昧之罪何以辞矣忠勳府宗簿寺其書
吏生理唯有據偽譜發嚴闕以討潤筆之錢而已究文
不知幾張閱文不知幾道苟一查究都係偽譜所出傷
倫悖義犯分蔑法未有甚於是者也余在西邑見凡持

族譜來訴者十無一真適有百家小譜携在箱中以之
照驗其奸即綻第以犯者如林不可尽誅但燒其書不
究其罪視察使李公義駿知此弊極甚徧飭守令使之
提報知余不究督令報來不得已以情重者二人應之
及到南方此風尤甚土族賤流咸戴名臣以苗上奏冀
沾官祿此又非無知小民謀免軍簽者之罪而已必有嚴
禁乃正風化○遐鄉文科出身者下自分館上至郎署
其所得告身多者數十道少者十餘道身沒之後子孫
貧寒留其清華之牒如掌令吏曹郎類以為家寶其餘悉以發
賣氓隸姓同者咸以重價買此職牒一張之價或至百兩戴之為

祖改其戶籍乃其家傳軍役忽來訴寃官令納信文即
職牒高擎御印輝煌吏墨真的信之不疑即許除免
蒙昧之譏何以辭矣十式年戶籍十式年軍案亦以考
之至于百年其根靡不露矣○然偽譜偽牒皆由作訟
未善窮斯為濫得情則滅哀之勿喜但其軍役不除答
罰略施已足懲戢不必深治

上番軍裝送者一邑之巨弊也十分嚴察乃無民害

諸色軍番上之規並詳大典上番除當事者宜考焉○陞

戶砲手願去者多且其選上一邑不過一二人吏屬爭
頭不為民弊唯身數不合者或欲冒進是察是拒

騎兵御營軍禁衛軍番上之法大邑或徵五六十名小
邑亦徵三四十名舊軍幾何新簽每多每上營關到軍
吏踊躍歡喜會逢得意之秋思充無厭之慾一面媚事
首吏一面管顧鄉里任一面約束鄉卒任約曰今
日之事務在和協表裏相應固有不濟於是一名之簽
侵及百家十名之選擾害千家四境騷然如逢亂難甚
者官於此事亦復朵頭官受賂十貫吏受賂百貫一石
鮑魚以亂全車凡有釁咎歸之官賂官將奈何○蓋此
諸色之軍本多闕額雖非闕額或喪服未除或先母臨
年或身手矮孱或錮疾素嬰或商行未遠種種庇類不

可彈述官出朱帖民有白話

方言 詐勝 日白話

聞其事情無可

奈何但得許免官以公免吏以私德入庭之前先約厚
賂出門之後責其如約即債數百終賣一犢一夫既出
一夫又入首尾相續或以賂免此其顯然侵擾者也力
農之民家計不貧百事纏繞必不可一日雉家而宗無
情勢可以訴官者吏令鄉卒密密採訪囊括數百執為
奇貨私遣鄉卒微言恐喝以索重賂民自思之離家千
里廢農一年官給資裝不足防費往來消折恰過萬錢
與失萬錢寧失五千與其全破寧受半害今小民之科 既富者其家
貨都不於是以錢五貫五千防此大患首吏軍吏各願
過萬錢

二貫鄉甲師卒各領五兩此恒例也家貧益高者其率益增家貧少遜者其率少衰一夫纔了一夫又罹大綱彌天一鱗不滿此其隱然侵擾者也牧如知此凡邁此事宜懷心竦身惘然不知所以為計思得一法以防其實豈能片居而偶立任其宵臆之肆行哉知此者或鮮矣四境譁然衰如充耳是之謂稟不聰將若之何

上營關到即刻榜諭下民今勿浪費賂物○行縣令為榜諭事御營軍五十名番上關又來到矣每當番上之日其新軍代簽作一觀穴鄉甲師卒與該軍吏表裡朋奸侵擾小民事極未便本縣二十鄉風憲約正一並通

任俾勿犯罪番上了事之後勿差其代二十鄉師卒一並拘留勿出村如有潛出者隨即提報軍吏私遣人恐鳴切勿驚動今年此事不由於軍吏不由於首吏不由於首丞官家自有道理無或行賂枉損財物○同日傳令曰舊軍無故時存者今將點考本里御營軍李同今月初五日曉頭即為來待以受官點如或假稱有故期會不進當有罪責○同日傳令曰今此御營軍上番雖似苦役亦有小利保人有資裝之錢民庫有補給之物邑例或其有私債不能以私力收還者官當督報參互高度利害相半諸里頭民里正各以此意一一曉諭

如有自願上番者自今七日之內五日並令入庭面告若過此日雖欲上公已無及矣知此速報俾無後悔又凡眾望所歸必不可免者民自量度亦知難免凡如是者若首先自願則其徵債等事當如其願若本不自願乃以官令捉來充數者徵債等事一不聽施須知此意俾各入告自願者畢到然後其不足之數即當選入事期已迫星火知委俾無稽緩如有一民迫入官庭訴曰不聞即諸里頭民里正必有罪責其各惕念○自願者畢到其破落無根不可以起送者罷之其所陳私債事理不直不可聽施者罷之惟其合遣者選取幾人敦

定其數使各治裝乃其不足之數於是乎議選

本額五十名其舊軍十五人自願者十人則該選二十

五人又有餘軍三名例至中路吳候中點例通共二十

八名今當選取○牧執碣基表選二十八里一邑之中

惟繁盛殷富之村乃入此選○乃於二十八里嚴選上

戶每里六人上族四人中族二人權差鄉綱○牧乃下帖于鄉綱

曰今此御營軍上番本額五十名餘軍三名合五十三

名內十五名有舊軍十名以自願者敦定今惟二十八

名方將遞上若有鄉甲必有奸弊故權以六人簡為鄉

綱明日朝前六人齊會公議詳察選取一名單舉報來

其入選者雖欲不注若其所訴皆是私情不是衆所共
知應察之情則渠雖百訴官不聽施若其所言宗係難
強或有老親或在喪服或有痼疾或適遠出不得不除
免者必有論責其各場念必以務易不得者牢案執定
俾無吞吐噓吸之弊○後錄條件一本里衙營保二十
名必於此中選取一名以保陞戶使之依恣若無可合
乃求他人○一人之中其正兵砲手保軍餉保禁衛
軍束伍別隊一應重役名載軍都案上管磨勘之類切
勿舉論惟本邑軍官諸庫募入諸廳奉足及冒補幼學
投托校院一應閑散之中選取一人俾無紛紜之弊○

一民之強弱官已洞察若茹柔吐剛捨富執貧使身馭
矮孱情勢悲憐之類橫入此選入庭哀泣有足感動者
鄉剛六人當受論責豈官家深信委任之本意哉隣怨
可耐官怒難當其各場念○一自願之人既入取定者
雖係本里之人不可以此塞責必須別選一人○一此
事曠日持久則轉生葛藤必於明日夕前星火報來
遠者限
再明
二十八里報狀齊到官乃發牌召致二十八名覘其身
手問其事情其無不可強之情者不可以徃弱之心聽
其悲辭以思移動堅執二十五名與舊軍十五名自願

者十名通共五十名敦定如鐵石使之從速治裝其可
東可西者三人定為餘軍使赴中點○自此以往除身
死親死之外切勿移動則去者之中雖有可矜寓民安
靜無騷擾之患矣

番上之日資裝錢八兩

四年各二兩

狗皮晒一兩以此為資

無所不足但其舊軍之中有屢入京城熟知事例者眾
推為假哨官為五十名之將領既即其位乃發軍令每
新軍一名徵廳例十八兩知面例二兩小小雜徵又過
百錢有或違令縛之棍之凌虐萬端此諸邑之通例也
虞候中點之日兵營軍吏討錢索例新軍所納不下五

兩既入京營管門下屬討錢索例新軍所納不下五兩
而其餘皆假哨官之所私也新軍三十名則錢之餘者
三百餘兩隨手爛用歸有餘財不義之物不能有害而
新軍之所破傷已不勝其冤酷矣軍中收歛本係彙示
之律而京營兵營皆顧下屬不思禁戢所謂哨官籍此
虐歛無所忌彈誠可惡也然諸邑皆同無以獨禁宜論
報巡營嚴查中點及兵營雜費酌定其數使領去也吏
告其宗數掌其出納而所謂假哨官名色無敢偏署申
明彙示之律使之知戢則一道之民咸蒙大惠不亦善
乎○大抵千里上番之法本是非理故其流弊至此昔

我 先大王深念御營禁營軍制之不便已自 登極
之初屢形 絲綸而在下之臣不能對揚休命因循至
今此志士之深恨也並詳軍制考今姑略之
續大典曰諸軍門將校及軍卒稱以免新禮徵歛者從
重決棍

外方將校軍官及軍卒
犯者依諸軍門例論

練卒 兵典二

練卒虛務也一曰束伍二曰別隊三曰吏奴隊四曰水軍
法既不具練亦無益應文而已不必擾也

為國之法足食足兵食以養內兵以禦外國之大政在
練卒也然兵必有養先王養之以田後世養之以米雖
其所養不同無不養也將責出命必先厚生使斯民視
入軍簿如登仕籍爭頭攘臂唯恐見斥夫然後其兵可
用也今之所謂束伍者私奴賤種苟充其數黃童白叟
雜編為伍羶笠如敗瓜之凹突戰服如亂藤之纏結百
年古劍有柄而無刃三世破甌雖火而不聲然且隊伍

久空人鬼相雜臨時雇人以應一日之後已自立法之
初衰敝如此非今乃然也南方曰別隊西路曰武卒此
所謂奇兵也設立之初官給一馬積久散亡百無一存
每當操練之日雇馬四出疾足先得大者如驢小者如
鼠酸儒所養商旅所萃咸補軍馬提入縣庭驅馬曼裂
其齒五箕上呼下應名曰聚点視其鞍具無鞞無韃無
鐙無纏裹者癩者溜者瘡者雜亂蕭颯不忍正視雖使
南寇北侵明日有警以此出戰萬無是理既然如此凡
練卒皆虛務也既知其為虛務惟應拱手闔眼應文脩
數而已豈可在發虛氣擔當軍務思欲一新修整唯使

百姓困苦於官一發虛氣吏已覘顏色掀起百病騷擾
一場行伍欲索充服裝欲鮮好兜械欲銛利鞍馬欲填
補雖焦瘠頰足而畢境都是詐偽唯軍吏是肥耳為民
牧者何苦為是

春秋軍点関到牧面諭鄉甲使各歸諭曰若旣之餘民
戶散亡隊伍有闕不欲新簽凡有逃故咸自里中覓人
起送如不可得乃以宗報俾即填代服裝有故兜械有
缺咸自里中並力幫助使各完脩○軍点之日密諭親
校凡有闕失咸庇無發順且無事期勿煩擾

惟有旗鼓號令進止分合之法宜練習詳熟非欲教率要

使衙官列校習於規例

戚繼光紀效之書今為兵家之玉律今所行兵學指南其撮要者也其砲號筭牌之等雖繼後出若其金鼓進退之令部署分合之制皆自黃帝以來流傳之舊法不效此法即十箇五隻不可統領東城二十八騎其數雖少其分部設營使表裡相應首尾相救則與二十八萬騎無以異也一人之威統領五人於是五人為伍兩行為隊置一人使領之即隊長五隊為一旗置一人使領之即旗總五旗為一哨置一人使領之即哨官五哨為一司即司置一人使領之即把總五司為一部置一人使領之即千總

於

部為一營置一人使領之即營將五營為一軍置一大將以領之大將者五人也將也旗長隊長亦五人也將也夫將之職使五營將能無失其職而已自此以下部司哨旗之將其為五人之將其例皆同知此然後以一身使四體以一體使五指骨節相維血脉相通此兵家之所以有部分也一人之聲能響數步十人之喧雷聲亦迷面面傳諭急機難趁八是金鼓旗砲號令之法生焉金鼓旗砲者啞人之形容也啞人不能言或以手指點或以物翻美以形容吾心之所欲使人解聽金鼓旗砲所以形容此將心之所欲也將出一令必先放一砲者

猶言汝等明聽吾將發令也砲聲一發萬軍回首齊瞻
將殆大將乃建一旗或点或磨或偃或掃各有約束知
其意願並詳兵欽此欽遵或進或退或分或合惟將意
之所欲大將默無一言而萬軍明聽將令此兵家之所
以有號令也兵學所言千言萬語皆此兩說一則部分
二則號令也若夫營壘排列之位是名陣法彈射擊刺
之勢是名練法陣法練法具詳王鳴鶴俞大猷茅元儀
諸書非指南之所能悉也總之東伍別隊之等朝聚暮
散身與名殊春而教之秋不更來如此之物教之何為
唯是衙官列校長在官府平居練習知其大義既有警

束借

急或得其力所謂春秋軍点其一分得力之望惟此而
已東葛為人難習此事及此數百人聚會之日聊此其
便使衙官列校得習此事不亦善乎

軍點之法一日聚會一日私習一日操練其私習之日

例使首校代為大將或以首校為代將非也牧若知兵宜於私習

亦自親行教以諸法牧若素昧宜飭首校使於前例應
文之外備試諸般號令其部署之法亦屢變其勢或以
元夾隊為雙行或以三才隊為三行或以五馬隊為五
行或圍之為五營或播之為六花或覆之為八陣要皆
奇正相間首尾相絡或習渡水或習過險或習夜營或

習塘報使衙官列校之等及此聚會之日得習諸法不亦善乎○牧前期十日令衙官能知兵學者預習指南約日私習之日正操之日吾當於指南書中拈出一題以發號令汝在中軍聞砲瞻旗能知此號為何令若諸號皆應當於軍前即行賞賜在汝為榮若諸號多墜當於軍前即行棍罰在汝為辱其各惕念

是日將培系號砲吹單唵囉立黃旗一面即知此號本係元夾陣號令應之如法○若系號砲吹單唵囉立藍紅白大旗三面即知此號本係三才陣號令應之如法○又如暗令密傳本枝一軍皆止密傳石塊一軍皆坐

若此之類不必恒用死法大將與諸校約曰密傳難外則變為圓陣密傳方版則變為方陣密傳葱根則圍之三匝若此之類惟在臨時變通不必拘也○每軍点有期先具角弓二三張鏃矢三四十臂鞞三四枚以備賞賜是日衙官有明熟不錯者舉而賞之

吏奴之練最為要務前期三日宜預習之

我邦軍制守令手下無一箇親兵所謂東伍別隊之等若有寇難守令皆領率赴鎮管納之鎮管受之納于鎮營即營歸以吏奴作隊為哨與之守邑而已然則吏奴練習最為要務而每見列邑練卒之日以其餘力按簿

呼名一應而退無所練習噫笑指點者作戲美此正他日棄城畔官魚該數竄之張本也豈不寒心○宜於東伍軍聚會之前別把一日為吏奴練習之期部署分排坐作進退一如軍法懸肅靜之牌嚴賞罰之令無敢戲頑使人殺率則雖一時之政卒無竅效而軍法之嚴庶其知之矣

若年豐備弛 朝令無停以行習操則其充伍歸裝不得
不致力
習操者年例也年年停止或數十年一行兵營吏校得聞此令勸欣踴躍室家相慶凡郡縣之軍或其隊伍有

關器械不具服裝不完坐作不閒犒饋不豐則兵營吏校吹毛覓疵掀起事端公兄推論索賂無厭豁空不克葛藤轉生遇之逢尤牧之耻也牧宜知此前期查察也使隊伍之間無一兒弱輜火之列無一病身佩刀荷銃無一破缺踰衣戰笠無一弊裂馬不連蹇鞍不破壞又其衙官列校豪勒鮮明坐作進退咸中鼓率大截長餅士卒款能使凡百仗文趨出列邑之上然後乃可曰賢牧也須有財物乃能如此剝民取譽賢者不為必官自出錢補其缺欠然後下無怨鼓上無噴言為能承其職者矣

軍中收斂軍律至嚴私練公探宜察是弊

所謂旗摠自補將領入邑之夕別就城隅私設坐起捉入諸隊長查本隊之內新入之軍新入禮知面禮其錢數百哨官旗牌官知而不禁如法盡收之後乃自訓廳討索禮錢酒肉淋漓官欲嚴禁乃曰兵營將官索其前例不可不應然兵營例贈其數不多且有所出其宗憑籍為說皆歸本廳之用而已○前期十三日令五申約曰軍中收斂當用軍令彙示之代限死嚴棍與者受者皆被重罰其約既嚴庶或知戢然蠢氓之事猶不可知聚會之日三令五申至夕發遣侍童幼者三四人巡行巷

曲察開座用棍者執其贓物知其姓名使一童留守而一童來告即令拿入決棍三五度又令付過事過之後如約嚴治或其所犯至重者即刻除名軍籍如約嚴治代簽新軍使充行伍負鼓貫矢巡于軍中懲一勵百不復犯矣○哨官旗牌官亦苦役也鄉村饒戶一人此選納賂修禮百計圖免其不免者服裝多費廳禮軍禮其費倍之訓廳受賂受禮以辦酒食以贈營校雖不可一切嚴禁其宗差之外吞吐探縱暗地侵擾者宜嚴法峻禁○本邑私點之日兵營遣一軍校使之監察本邑衙官不得無禮必贈錢數十兩理所難禁

水軍之置於山郡本是謬法

巡察使李廷諤狀曰水軍宜在沿海而多在山郡文移催督濫徵徭布流移他境侵及換隣職此之由臣之愚意商量諸鎮入番水軍之數與沿海陸軍揆定要不出一日程內則慣於操舟緩急可用有變徵發必不後時而陸軍則分防陸路似為兩便急速定棄施行○備邊司啓曰水陸軍揆定事當初本意則近海之民少有變警各懸鄉井易於奔竄故以遠地山郡之人定為水軍意似有在而山鄉愚氓不習操舟一朝驅之舟楫之地非徒易務而事敗齋咨遠戍勞苦倍他頃日 大駕往

在海州時問民疾苦一道之民皆以此為第一巨弊若以海邊之人定為水軍山郡之民揆定陸軍則似為兩便第推移之際移易得意各循其意而已姑令監司先試於本道兼察便否以啓何如 答曰依啓○李廷諤闕曰水軍世傳其役人皆謂賤役陸軍雖明闕之商例定正軍保率一朝遽定水卒之役驅之般格無不其宛况一荷其役未免傳子孫無窮之苦故在陣愁難之聲不可忍聞水軍可定之人不辨世族系定賤役果為寬闊當此變亂之極水陸之軍各赴戰那移揆定之際亦有騷動之弊○兵馬使宣居怡移文曰水陸軍卒分屬

各鎮方對賊壘此間那移搜防便否十分商量回答
水軍使李焯臣狀曰搜防軍事水陸對敵不可輕易處
置伏願朝廷更加商量處置○案此萬曆丁酉倭寇時
中外公移也出忠武全書當時水陸之軍方臨陣對敵猝地
搜定其無害乎兵馬使水軍使皆不欲搜定時勢固然
也

經遜官宋時烈奏曰水民最為良民怨入骨髓之役而
其在山郡者事急則未及赴防常時雇立者皆是浮游
之徒豈肯臨亂而不逃乎在山郡者一切移為陸軍改
定濱海之民常時則使之屯田漁採以為生臨急則使之

造船禦賊則悅之者眾而緩急可用矣今之議者皆
以為山郡水軍不可猝罷此蓋為水使者所賴以為資
皆剝削山郡之軍舍此則無以應宰相名官之求索此
朱子所以每論治兵而以正朝廷為言也○案倭寇既
平終不搜定故至是又有此奏也

右議政閔黻奏曰沿海有戰船諸邑能櫓軍非不克定
而居海邊者皆習於採船居山谷者不貫於騎船故每
當水操雇送浦民之慣水者以代其役若值急遽之時
舊時雇立者必皆逃避豈能督行其役乎今後則必
以海邊之人克定能櫓是海邊絕遠處所居之軍與

海邊東伍軍相搜克定緩急可得力矣 上從之○案當時雖許 允從案未嘗搜定故至於今日水軍猶在 於山郡也

良後案總茂宋水軍四十八名鎮安水軍十八名長水水軍三十八名淳昌水軍六百九十五名

山郡皆有水軍

○案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山居者不以魚鱉為禮澤居者不以麋鹿為禮宮者守內耐者守外秋官掌用適其當寓物咸順今以山郡熾燼斫畚之民使之出沒波濤保治机穡其能動中機會乎今海防無事所謂水軍岁出錢二兩輸之水營都無事矣此所以捕魚山郡無意

搜定然名不正則事不順及此無事之日使沿海之民帶水軍之名及有寇警徵發惟意若臨急搜定必魚該歎竄無以圍束且其搜定之議必欲與東伍軍相搜亦一弊也官匠保歲以錢二兩納于巡營樂工保歲以錢兩納于京司選武軍官歲以錢二兩納于均廳若此之類播在沿邑宜悉打發以克水軍計額相搜歸之山邑何所礙乎若東伍之軍則雖沿海之邑所不可無豈可全汰此又其議之所以不行也○總之山沿搜定非一縣之令所能交通並詳軍制考今姑畧之

水探有令宜取水探程式逐日肄習俾無闕事

克

其隊伍之克補服裝之修歸私歛之察禁並照陸保諸
法今不再論

